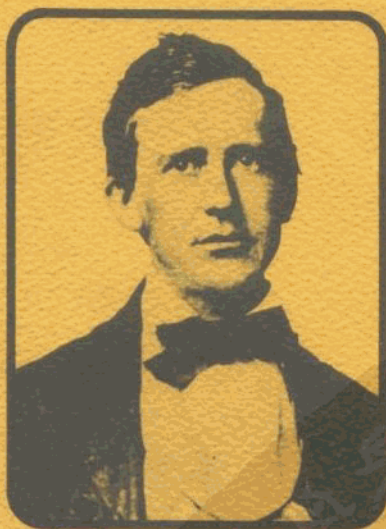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6155/tCBd 2
总登号	146580

佛斯特歌曲研究

E2.15
陸維娟 著



樂韻出版社

佛斯特歌曲研究

陸維娟 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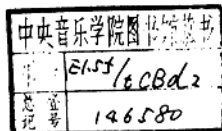
發行人：劉 海 林
發行者：樂 韻 出 版 社
印刷者：樂 韻 出 版 社
總經銷：中 國 音 樂 書 房

發行所：台北市中華商場七樓二樓1號
郵 發：4730號・樂 韻 出 版 社
局 版 台 業 字 第 〇 八 四 三 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日初版

訂 書 電 話：382-1141・371-3333・371-3344

*** 目錄 ***

陸著「佛斯特歌曲研究」序	3
前 言	5
佛斯特生平與背景	7
歌曲解析與歌詞譯意	
1. Open Thy Lattice, Love 愛人，打開你的窗扉	13
2. Oh! Boys, Carry Me' Long 喔！朋友，帶我前往	17
3.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苦難時光切莫再來	21
4. Ellen Bayne 艾倫貝妮	25
5. Oh! Susanna 噢！蘇珊娜	29
6. Away Down Souf 向南方去	33
7. Lou'siana Belle 路易西安那美人	37
8. Old Uncle Ned 奈德老伯	41
9. My Brudder Gum 可愛的布露黛兒	49
10. Nelly Was a Lady 淑女娜莉	53
11. Oh! Lemuel! 喔！蘭蒙厄爾！	58



12. Camptown Races

康城賽馬 62

13. Angelina Baker

安琪琳娜貝克 67

14. Nelly Bly

納莉布萊 71

15. Ring de Banjo

彈班究琴 75

16. Laura Lee

蘿拉李 80

17. My Hopes Have Departed Forever

我的希望已消逝 84

18. Old Folks at Home

故鄉的親人 88

19. Willie My Brave

威利！我的勇士 92

20. My Old Kentucky Home, Good Night

肯達基老家鄉 96

21. Massa's in de Cold Ground

馬撒永眠黃泉下 100

22. Old Dog Tray

老狗特雷 104

23. 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

金髮的珍妮 108

24. Little Jenny Dow

小陶珍妮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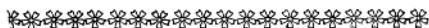


25. Willie We Have Missed You
威廉我們思念你 116
26. Come Where My Love Lies Dreaming
我的伊人夢裡來相會 120
27. Comrades, Fill No Glass For Me
朋友，別再為我斟酒 124
28. Gentle Annie
溫柔的安妮 128
29. The Glendy Burk
格蘭帝勃克號 132
30. Old Black Joe
老黑爵 136
31. Down Among the Cane Brakes
在甘蔗園裡 140
32. That's What's the Matter
事情就是這樣 144
33. We are Coming Father Abraam,
300,000 More
敬愛的亞拍拉罕，我們來了三十多萬 148
34. Willie Has Gone to the War
威廉從軍去打仗 152
35. Our Bright Summer Days Are Gone
快樂的夏天已經過去 156
36. Beautiful Dreamer
夢中的佳人 160
37. Dearer Than Life!
愛更重於生命！ 164





38. Ah! May the Red Rose Live Alway
願玫瑰紅顏永駐 168
39. Once I Loved Thee, Mary Dear
我曾深愛的瑪麗 172
40. The Village Maiden
鄉村姑娘 177
41. Under the Willow She's Sleeping
她長眠在柳樹下 181
42. Why Have My Loved Ones Gone?
為何我的親友都已離去? 185
43. I Will Be True to Thee
我將真誠待你 189
44. Why, No One to Love?
為什麼，沒有人去關愛? 193
45. Some Folks
親友們 197
46. Sweetly She Sleeps, My Alice Fair
愛麗絲睡得好甜 201
47. I Would Not Die in Springtime
我不願消逝在春天 205
48. If You've Only Got a Moustache
假如你只有一撇鬍鬚 209
49. Mr. & Mrs. Brown
布朗先生和太太 214
50. Wilt Thou Be Gone, Love?
愛人，你想要走了? 218
- 參考資料** 228



佛斯特歌曲研究

資料

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藏書

陸維娟 著

書號

5400.75

登記
號

146580



樂韻出版社

Vol. 139

陸著「佛斯特歌曲研究」序

不久以前，學妹陸維娟女士，把她最近研究撰著的一本「佛斯特歌曲研究」書稿，送來請我過目，在她，是謙虛謹慎，在我，得先「讀」為快，深感榮幸。細讀之下，更覺她在廣播電臺工作及教授聲樂之餘，還能把佛斯特的五十首歌曲，作精細深入的研究、分析、詮釋，並把歌詞譯成中文，實在令人敬佩！

維娟在政戰學校音樂系讀書時，她的聰慧勤奮，是師生們所熟知的。星期假日，多數學生忙不急待地外出遊樂時，她常是留在琴房練習琴唱的學生之一。畢業二十多年來，她除了擔任電臺工作及教師的雙重工作外，還是個教養子女的主婦，可說是身兼三職，但是在忙迫的工作中，總是孜孜不倦的進修研究，勤謹治學，技巧學識都有很大的進步和成就。她的這本著作，就是有力的明證。

佛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雖然只是一個無師自通的歌樂作曲家，不是世界一流的大作曲家，但是，他在短暫的三十七歲生涯中，作了一百七十五首歌曲，具有獨特的民謠風格，不僅為美國人民所喜愛，而且，為世界各地人民所熟知；其流傳的廣泛普遍，幾乎和舒伯特的藝術歌相比美。

佛斯特的歌曲中，最著名的幾首，像是「肯達基老家鄉」（My Old Kentucky Home）、「故鄉的親人」（Old Folks at Home）、「馬撒永眠黃泉下」（Massa's in de Cold Ground）、「老黑爵」（Old Black Jce）等，我在六十多年前作小學生的時候，就學會唱了，而且印象深刻，到今天還會背唱。由此可知，其流傳的久遠，影響的廣泛了。

陸著這本書的出版，介紹了佛斯特的最重要的五十首歌曲，約佔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相信，無論是專業的音樂家，或是音樂的愛好者，尤其是喜愛唱歌的青年，一定都會非常歡喜的。由此，本書對於歌樂的推廣，實有很大的貢獻，及深遠的影響。

李永剛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前 言

五年前，筆者由於從事音樂教學及音樂編導廣播工作，需要有關美國民歌的資料。佛斯特是美國民歌發展史上最重要而又顯赫的人物。在他之前，早期的美國民歌只是無系統的流傳，直到佛斯特的出現，創作注入美國人民獨特精神之歌曲，始奠定了美國民歌的基礎。筆者為選購他的音樂書籍，曾數度往返訪問各音樂書店，惟資料甚少。又至美國在台協會文化中心查詢，所獲資料仍然有限。為此特寫信於旅居在美之親友，廣為蒐集，慶幸未失所望。故使筆者興起撰寫本書之意願，希望能為音樂園地盡一份綿薄之力，藉以報答師長的愛護與教誨之恩。於是利用工作、教學之餘，日積月累地，在師長親友的指導協助下，完成此書。

本書內容包括佛斯特生平以及他所創作五十首最有價值的歌曲。每首歌曲分別作“歌曲解析”與“歌詞譯意”兩部分。在“歌曲解析”部分，介紹有關歌曲的創作年代、社會背景、基礎樂理、曲式與和聲分析，以及曲趣表情等解說。在“歌詞譯意”部分，是將原有的英文詩句或帶有美國黑人士語，譯成中文。目的在使演唱者能真正瞭解歌曲的含意，亦為愛樂者書唱外文歌曲的橋樑。

另一方面，本書為了便於音樂節目之廣播介紹，所以在“佛斯特生平”與“歌曲解析”部分，盡量以口語化筆調書寫，以收廣播之實效。亦希望藉此引起社會上愛好民歌、創作民歌的朋友，能寫出我們這一代的民族心聲。

筆者由於才學淺薄，參考資料有限，僅以一片熱愛音樂的赤誠之心，貿然嘗試，難免有疏漏之處，尚祈各位先進不吝賜教。本書蒙親友之助蒐羅資料，劉燕當老師惠借珍貴書籍，並蒙祝德光教授修正“歌詞譯意”，更蒙李永剛老師指正“歌曲解析”及允諾賜序。不勝感激，謹此致謝！

陸 維 娟 謹識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佛斯特生平與背景

聞名世界的美國民歌作曲家史蒂芬·柯林士·佛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西元一八二六年的七月四日出生於美國東北部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的勞倫斯威利(Lawrenceville)，這個地方現在已經成為匹茲堡(Pittsburgh)的一部份。他誕生的時候，恰逢美國宣佈獨立宣言第五十週年的紀念日。當時他的父親威廉·巴克萊·佛斯特(William Barclay Foster)正興高采烈的在慶祝會中發表演說，因為他是此一地區慶祝大會的執行副會長。時近正午，他家的僕人前來向老佛斯特報告這個喜訊，同時請求不要發射禮炮，以免隆隆的炮聲會傷了初生嬰兒的耳鼓膜。

佛斯特家有十一個兄弟姊妹，史蒂芬是排行第十，本來在他下面還有個弟弟名叫詹姆士(James)，但是不幸很小就去世了，所以史蒂芬就成了家中的老么。(此說是根據對史蒂芬·佛斯特生平素有研究的美國權威作家霍華德(John Tasker Howard)所寫的“佛斯特傳記”中所提到的。但是在Grove音樂辭典裡，以及日本津川主一著的“佛斯特的生涯”中，還有邵義強先生所寫的佛斯特歌集唱片解說和柴齡先生在音樂沙龍所寫的佛斯特等資料上，都說佛斯特家中有十個兄弟姊妹，而他是其中的第九個)。這一點不同的說法尚待考證。

佛斯特家的祖籍原是愛爾蘭血統的英國移民的後裔，他們在西賓夕凡尼亞州是有名的望族，無論在政治和商業方面，他們都非常主動而積極地參與。後來他們遷移到阿列根尼(Allegheny)定居，在這兒，威廉·巴克萊·佛斯特曾經蟬聯兩任阿列根尼市的市長。長子尤尼亞(Junior)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工程師，他設計了許多俄亥俄州與賓夕凡尼亞州(Ohio and Pennsylvania)的鐵水道，以及部份橫越阿列根尼山的賓州鐵路。史蒂芬的一位姊姊安妮·愛麗莎(Ann Eliza)，嫁給了美國第十五任總統的弟弟愛德華·布加南(Edward Buchanan)。他的一位哥哥亨利(Henry)曾經在美國華府的國有土地管理局任職多年。而與史蒂芬年齡最近的一位哥哥名叫莫瑞生(Morrison)，在政治和商業上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在這麼多兄弟姊妹當中，唯有史蒂芬從小就顯得跟他們不一樣。他喜歡吹笛子，拉小提琴，在鋼琴前面他能正確地彈出每個音調。

史蒂芬的父親是一位擅長小提琴演奏的音樂愛好者，他的母親是在美國東部長大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女性，她熱愛詩歌。因此在佛斯特家庭中，音樂也就成了他們最好的娛樂和消遣活動，同時父母也都鼓勵子女們接受音樂教育，但是却並不希望他們的子女真正的走上音樂之路。然而史蒂芬·佛斯特在這樣一個充滿愛和音樂的環境薰陶下，無形中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埋下了音樂的種子，而且在日後開出了美麗的花朵。

佛斯特幼小的時候，家裡有一名黑人保姆，名叫奧莉薇亞·披斯(Olivia Pise)，她是西印

度群島中一名法國舞蹈師的混血女兒。史蒂芬就喜歡跟着她到黑人教堂去做禮拜，因為史蒂芬喜歡聽教堂裡黑人們唱的讚美歌。這位黑人保姆對佛斯特的影響很大，後來在佛斯特的歌曲作品裡，有些就是採用到類似黑人歌曲的曲調所創作的美國民歌。

雖然佛斯特一家都很喜歡音樂，但是他的家人們總認為一個人不該在音樂上花掉太多的時間，尤其在一個繁榮進步的社會裡，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去做。因此，他們當然不會想到史蒂芬日後會在音樂上有所成就。當佛斯特進入公立小學住讀的時候，他答應家人在晚上八點以前絕不花時間在音樂上。他雖然從小就有音樂天賦，但是可惜沒有受到良好的音樂教育。一八四〇年佛斯特進入賓州的一所雅典專校（Athens Academy），並在該校的畢業典禮上，演奏他自己寫的“蒂奧嘉華爾茲舞曲”（Dioka Waltz），當時他只有十四歲。家人們發現他過於沉迷在音樂之中，但是對於熱愛音樂的佛斯特而言，却覺得音樂能帶給他安慰和快樂！然而由於家人的反對，他不得不從寄宿的學校返回家來。一八四一年他進入了傑佛遜學院（Jefferson College），學習了一個短時期的音樂。一八四二年也就是在他十六歲生日過後不久，有一次他在雜誌上看到一篇莫理斯（George B. Morris）所寫的小詩，而引起了他的樂想，釀成了他第一首著名的歌曲：“愛人，打開你的窗扉”（Open the Lattice, Love），這首歌在兩年後正式出版。曲調溫文流利，具有濃郁的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民謠風。一八四五年佛斯特為他的兄弟及鄰近的年輕朋友們組成的五重唱團寫歌曲，像著名的“路易西安那美人”（Lou'siana Belle）和“奈德老伯”（Old Uncle Ned）都是這時候的傑作。

當時有些遊唱樂團盛行白人扮成黑人來唱歌表演，演唱帶有黑人風味的詠歌歌曲，這種娛樂表演在美國各地非常流行，為時有五十年之久。後來佛斯特在匹茲堡找了份差事，在貨倉裡點收由輪船碼頭所轉運來的棉花包捆。這些搬運工人都是黑人，他們一邊工作一邊愉快地歌唱。很自然的，佛斯特對他們所唱的歌發生了興趣。他想起小時候在教堂裡所體驗到的黑人靈歌，和當時流行的聖體歌曲，以及碼頭工人所唱的小調，使得這位天生對音樂有敏銳感的佛斯特，產生了決定要撰寫音樂的意願。另一方面，由於他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所以寫詞作曲他都能配合得非常完美。

儘管佛斯特多麼的熱中於音樂，但是他的家人們總是想盡法子，不讓他走上以音樂為職業的道路。最後還是決定把他送到辛辛那提（Cincinnati）他哥哥旦尼（Dunning）那兒，隨從哥哥學做生意。藉以教導史蒂芬成為一個會計員。於是二十歲的佛斯特便乘船去了俄亥俄州。在河船上他發覺黑人水手們所唱的歌，比他花了三年漫長時間所譜的歌曲還要傳神得多。

從一八四六年秋到一八五〇年正月末二月初這段時間，佛斯特一直都在辛辛那提，這期間適逢美墨戰爭（Mexican War），他的哥哥旦尼從軍入伍，留下了佛斯特和夥計照顧生意。他是一位很好的會計員，事實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不愛工作的傳說。只不過他的興趣是在作曲填詞，餘暇的時間，便抽空到一家音樂社去，該社的主持人是當時遊唱音樂的愛好者。由於他的介紹，佛斯特認識了當時一個著名的遊唱樂團的歌手，名叫威廉·路加（William Luke），佛斯特就以一首“奈德老伯”

在該遊唱樂團推出。這是佛斯特首次與遊唱樂團在職業上的接觸，從此開啓了佛斯特與民歌的不解之緣。

“噢！蘇珊娜”(Oh! Susanna)這首歌，可能是在佛斯特去辛辛那提之前就寫好的一首歌。當他到了辛辛那提之後，連絡上他原來在匹茲堡就認識的一位音樂出版商彼得氏(W.C. Peters)，並將這首歌寄給了彼得氏。同時佛斯特給了彼得氏好幾首歌。但是不知道是壹百元賣給彼得氏的呢？還是奉送給彼得氏的？總之這位出版商從佛斯特的這些歌曲中發了一筆大財，而佛斯特却沒有拿到分文的版稅，所得到的只是一位作曲家所需要的聲望。“噢！蘇珊娜”這首歌，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成為流行的歌曲，可說是一八四九年代的美國人唱紅了這首歌，並且幾乎在每一個遊唱樂團的演出中，都會演唱這首歌。

由於這次的成功，有兩位出版商，一位是紐約的，另一位是巴爾迪摩的，他們給予佛斯特版稅合約，同意每賣出一份歌曲，就分給他兩分錢。之後佛斯特回到阿列根尼老家，並向家人們說明他可以靠寫作歌曲為生，要比當會計員生活得更好。於是他向在一年前就認識的珍妮·麥克陶威(Jane McDowell)小姐求婚，她是匹茲堡一位醫生的女兒。他倆於一八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匹茲堡結婚，當時佛斯特二十四歲珍妮十九歲。婚後他們曾到紐約、巴爾迪摩(Baltimore)等地方作蜜月旅行，回來後就跟家人住在一起。

在佛斯特婚姻生活的前五、六年當中，是他作曲生涯的黃金時代，著名的歌曲，如：“故鄉的親人”(Old Folks at Home. 1851)，“馬撒永眠黃泉下”(Massa's in de Cold Ground. 1852)，“肯達基老家鄉”(My Old Kentucky Home. 1853)，“金髮的珍妮”(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 1854)，“我的伊人夢裡來相會”(Come Where My Love Lies Dreaming. 1855)，以及“溫柔的安妮”(Gentle Annie 1856)，都是這時期的傑作。佛斯特與紐約的費爾茲潘公司(Firth, Pond & Company of New York)及巴爾迪摩的班亭公司(F. D. Benteen of Baltimore)簽約，兩家公司給了他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在這六年多的時間裡，費爾茲潘公司付給他九千五百九十六元，而班亭公司付給了他四百六十多元。在一八五〇年代，一個人一年能收入上兩千左右是足以過很舒適的生活，但是佛斯特是位慷慨大方，喜歡交際的夢想家，以至於使得生活費用的支出竟然比賺的還多，因此他不得不向兄長威廉和莫瑞生他們那兒借點錢來作週轉。

雖然佛斯特和珍妮的婚姻生活，曾經被編成電影和電台廣播的劇情故事，但是他倆「快樂的婚姻生活」，該非局外人所能瞭解的，他倆曾經有過幾次分居，一次是在一八五四年。不知道他們分居是否由於彼此間的疏遠，但絕不是因為佛斯特愛上了別的女人。而最後珍妮離開他的主要原因是佛斯特無法供養她。但是無疑的佛斯特是愛珍妮的，也最疼愛他的獨生女瑪麗安(Marion)。因為在瑪麗安老年的時候，還記得父親在生之年的願望，就是要讓她們母女倆能過好日子。

一八五七年是佛斯特經濟情況最壞的時候，他出售三十六首歌的版權給費爾茲潘公司，又出售了

十六首歌的版權給班亭公司，一年之後佛斯特又與費爾茲潘公司簽了新的合約，然而此時的佛斯特，已過了創作的巔峰時期，至一八六〇年八月九日合約期滿。在合約的兩年六個月中，祇寫了十六首歌，因而他欠了出版商將近一千四百元，所以他不得不再次出賣未來的版權給費爾茲潘公司，以還清債務。之後他離開阿列根尼到紐約居住，這樣與出版商及歌唱家之間在連繫上也比較方便。

當佛斯特到達紐約之時，便交給費爾茲潘公司在他離家前所寫的一首歌：“老黑爵”（Old Black Joe），但是這首歌證明只是佛斯特早期天才短暫的發揮，而在最後的四年裡，他寫了有一百多首歌，可是在品質上却大不如以前，並且他自己也不再寫詞，變成純粹為賺錢的作曲家了。佛斯特與費爾茲潘以及費城兩家公司的合約沒有維持多久，所以他出賣曲子給其他出版商。這些出版商很高興有佛斯特的名字出現在目錄中，所以也不挑剔曲子的好壞，反正只要是他作的就成了。然而這時候的佛斯特已成了個酒鬼，錢一到手就花掉了，而且大部份都花在喝酒上，他想借酒洩愁，結果事實卻變得更糟。珍妮和瑪麗安跟佛斯特到紐約時，珍妮盡量忍耐着，他們三人與露易莎·史達特太太（Mrs. Louisa Stuart）在哥瑞尼街（Greene Street）——三號居住了一段時間。起初佛斯特是很努力地工作，與同業的朋友合作，其中尤以與寫內戰歌（Civil War Songs）的歌詞作家喬治古柏（George Cooper）交往最深。一八六一年夏天，珍妮和瑪麗安到賓州路易士敦（Lewistown）市去拜訪珍妮的姊姊，而獨自生活的佛斯特，因孤寂而使得他更加少不了酒。這樣嗜酒的壞習慣已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後來珍妮盡一切所能出錢為他治療，佛斯特也滿懷痛苦的順從她們母女為他所作的努力，祈求能早日擺脫對酒的渴望與束縛。但在第二年的夏天，珍妮又回到路易士敦市，因為她知道佛斯特已經沒有能力供養她，於是決定離開，到賓州格林士堡（Greensburg）的鐵路局當電務員。

珍妮了解紐約的生活對佛斯特是不合適的，所以她盡一切所能想使佛斯特跟酒遠離，以便一起生活在安逸寧靜的環境中。在出版的一本「史蒂芬·佛斯特的家庭事紀」裡（Chronicles of Stephen Foster's Family），佛斯特的侄女說：家裡上上下下的人都幫珍妮去勸史蒂芬離開紐約。史蒂芬的姊姊安妮、愛麗莎·布加南（Ann Eliza Buchanan）也派她的兒子去紐約接佛斯特回來，並說，如果接不到就不准回來。佛斯特泰然自若的接見他的外甥，結果這位外甥回家向他媽媽說：「舅舅不能毫無顧忌的說走就走」。與佛斯特年齡最近的一位哥哥莫瑞生也經常去看他，並送衣服給他，可是莫瑞生一走，他就把衣服變賣了。莫瑞生說你穿得如此破爛，別人會瞧不起你的，史蒂芬却回答說：“不要緊，沒有一個紳士會侮辱我，亦沒有人能夠侮辱我”。當時莫瑞生住在克里夫蘭（Cleveland），他勸說史蒂芬跟他住到克里夫蘭去，那兒有史蒂芬的朋友，他們仍以爲史蒂芬還像以前那樣溫和可親而又令人喜愛。但是佛斯特却仍然留在紐約。

一八六四年一月，佛斯特居住在貝亞德街（Bayard Street）與鮑爾街（Bowery）的轉角處出租的宿舍內，後來他搬進了著名的北美旅館，這時候他已經病了，受着發燒與瘧疾之苦，並且可能已經有肺結核，佛斯特家中有些人已經知道他患有這種病。一月十日的早上喬治古柏收到一封旅館打來的電報，當他趕到時，佛斯特正躺在地板上，他是在起床時摔倒的，頭頸靜脈處被陶器破片割傷，

以致血流不止，於是請來醫生替他縫合傷口，隨即把他送到貝利文醫院（Beelevue Hospital）療養。起初他的病情進展良好，但在住院的第三天，正當替他換藥藥傷的時候，佛斯特突然昏迷過去，從此與世長辭。時間是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二點半鐘，享年三十七歲。古柏拍電報通知莫瑞生，這封電報比他先前所寫的信先到，因此莫瑞生、珍妮以及亨利他們一起趕到紐約，將史蒂芬的遺體運回匹茲堡，安葬在阿列根尼公墓的家族墓園裡。

他的一些遺物，包括自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所有歌曲的歌詞抄本，還有一本他記有財物狀況的帳簿，以及出版商的合約暨所有出名歌曲的複製品，如今都一齊被收藏在匹茲堡大學佛斯特紀念館內。並且在一九四〇年，這位佛斯特家庭的老么，竟成為紐約大學名人廳（Hall of Fame of New York University）所選出的第一位音樂家。

佛斯特一生作了大約有兩百首歌曲，以及一些器樂曲，在這些歌曲中，有六首被列為世界名歌，其中至少有二十五首已成為美國民歌，並且有五十首以上很有收藏價值。這些歌曲大體可分為幾個類型；他為劇團演出所作的黑人歌曲（Ethiopian Songs），如著名的“噢！蘇珊娜”（Oh! Susanna）和“康城賽馬”（Camptown Races）。在農村思鄉曲（Homesick Plantation），如“故鄉的親人”（Old Folks at Home），“肯達基老家鄉”（My Old Kentucky Home），“馬撒眠黃泉下”（Massa's in de Cold Ground）。另外是具有英國民謠風（English Ballad）的抒情歌曲，以及由歌唱家庭（Singing Family）演唱團傳遍全國的中世紀感傷性歌曲。還有在他最後四年中所寫的內戰歌（Civil War Songs），敘事歌（Topical Songs），主日學讚美歌（Sunday-School Hymns），以及喜歌劇型的滑稽歌曲（Comic Songs）。但是很可惜這些歌曲大部份都沒有流傳下來。

佛斯特這位才華非凡的音樂藝術家，他以發自內心的優美曲調，真正地表達了一個時代的心聲。他將美國當時的遊唱表演，粗俗而平民化的歌曲，加以提升改編，使成為一種流傳於民間的民俗文學，在有形無形之中，他已經將美國人的精緻獨特之處，真誠的注入在他的音樂之中，為美國後來的音樂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